

碎簪記

碎簪記



著殊曼蘇

行印社版出文立

碎

簪

記

著 作 者

蘇

曼

殊

印 行 者

立 文 出 版 社

發 行 處

大

文

書

局

路

明

書

店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印 刷 者

志

麟

印

刷

廠

廠址：成都陝西街一六二號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四 月 一 日

新式
標點
蘇曼殊小說集

碎簪記

余至西湖之第五日，晨餐甫罷，徘徊於南樓之上，雙鸞悠悠而逝。遙望西湖景物如恆，但與幾遊者，乃不同耳。計余前後來此凡十三次：獨遊者九次，共曇師法師一次，共法忍禪師一次，共鄧繩侯，獨秀山民一次，今卽同莊泥也。

此日天氣陰晦，欲雨不雨，故無遊人；僅有二三採弄之舟，出展湖中。余忽見楊縷蕪之下，碧水紅蓮之間，有肩舟徐徐而至。更視舟中，乃一淡裝女郎，心謂此女遊興不淺，何以獨無伴侶？移時，舟停於石步，此女風致，果如仙人也！至旅寓之門，以吾名字叩關者，聞者蕭之登樓。余正駭異，女已至吾前，盈盈爲禮，然後赧然言曰：「先生幸恕唐突。聞先生偕莊君同來，故敢！」

余漫應曰：「然」。

女曰：「妾爲莊君舊友，特來奉訪。敬問先生，莊君今在否？」

余曰：「晨朝策馬自去，或至靈隱，天竺間，日暮歸來，亦未可定，君有何事？吾

可代達也」。

爾時女若有所思，已而復啓余曰：「妾姓杜名靈芳，住湖邊旅舍第六號室。敬乞傳語莊君，明日上午惠臨一談。但有瀆清神，良用歉仄耳」。

余曰：「敬聞命矣」。

女復含赧謝余，打槳而去。

余此際神經，頗爲此女所擾，此何故哉？一者：吾友莊君混世讀書，向未聞與女子交遊，此女胡爲乎來？二者：吾與此女無一面之雅，何由知吾名姓？又知莊君混世來？三者：此女正當綺齡，而私約莊君混世於逆旅，此何等事？若謂平康挾瑟者流，則其人儀態萬方，非也。物爾莊君混世交，何以獨來訪問，不畏多言耶？余靜坐沉思，久乃豁然曰：天下女子皆禍水也！

余立意既定；抵暮，莊君歸，吾暫不提此事。明日余以電話詢湖邊旅舍曰：「六號室客共幾人」？

曰：「母女并婢三人」。

曰：「從何處來」？

曰：「上海」。

曰：『有幾日住？』

曰：『飯後乘快車去。』

余思此時即使莊湜趨約，亦不能及。又思此亦細事，吾不語莊湜，亦未爲無信於良友也。

又明日爲十八日，友人要余赴江頭觀潮，并觀三牛所牽舟，莊湜倦不果行。迄余還已燈火矣，不見莊湜，問之闢者。闢者云其於六句鐘得一信，時具晚膳，獨坐不食，須臾外出，似有事也。

余卽往覓之，沿堤行至斷橋，方見莊湜，臨風獨盼。余曰：『露重風多，何爲不歸？』

莊湜不余答，但握余手，順步從余而返。至旅邸，余罷盥，卽就寢，仍未與言女子過訪之事也。

余至夜半忽醒，時明月侵牕，余披衣卽屣下窺之，湖光山色，一一在目，此景不可多得。余就起赴湜同觀，正衣步至其榻，榻空如也。余卽出樓頭覓之，時萬籟俱寂，瞥眼見莊湜枯立欄前。余自後憑其肩，藉月光看其面，有無數濕痕。

余問之曰：『子何思之深耶？』

莊湜仍不余答，但悄悄以巾掩淚。余心至煩亂，不知所以慰之，惟有強之就榻安眠。實則莊湜果能安眠否，余不知之，以余此夜亦似睡而非睡也。

翌朝，余見莊湜面灰白，雙目微紅，食不下咽，其心似曰：「吾與愛正未有艾。吾殆無機復吾常態，與畏友讀湖山風月矣」。

飯罷，余莊容語之曰：「子自昨日神色大變，或有隱恫在心，有觸而發。未嘗與吾一言，何也？試思吾與子交厚，昨夜觀子情況，使吾與子易地而處，子情何以堪」？

此時余反復與言，終不一答。余欲撥其心緒，遂與放舟同遊，發有以舒其憂鬱，而莊湜始終不稍吐其心事。余思莊湜天性至厚，此事不欲與我言者，必有難言之隱。昨日聞者所云得一信，當非女郎手筆？吾不欲與莊湜提女子事者，因吾知莊湜用情真摯，而年輩尚輕，恐一失足，萬事瓦解。吾非謂人間不得言愛也！今茲據此情景，則莊湜定與淡裝女郎，有莫大關係。吾老於憂思矣，無端爲莊湜動我纏綿悱惻之感，何哉？

余同莊湜既登孤山，見「碧晴園」人數輩，在放鶴亭游覽。

忽一碧晴女子高歌曰：「Love is enough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？」

女歌畢，即聞空谷作回音，亦曰：「Love is enough.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？」

時一青年繼曰：「For you Kiki sorrow is the depth of love.」

空谷作抗音如前。遊人均大笑，余見莊湜亦笑；然而強笑不歡，益增吾悲耳。

連日天晴幽靜，余出必強莊湜同行。余視莊湜愁澗稍退，漸歸平靜之境。然莊湜弱不勝衣，如在大病之後；余則如泛大海中，但望海不揚波，則吾友之心，庶可收拾。

一日，莊湜忽問余曰：「吾騎馬出遊之日，曾有老人覓我否？」

余卽曰：「彼日覓子者，非老人，乃一女郎。」

莊湜視余曰：「女子耶？彼曾有何語？」

余始將劇事告之，並問曰：「彼女子，何人也？」

莊湜思少間，答曰：「吾知之而未嘗見面者也。」

余曰：「始吾不欲以兒女之情擾子遊興，故未言之。今茲反使我不能無問者，子何爲得書而神變耶？吾思書必爲女子所寄。然耶？否耶？」

莊湜急曰：「否！乃累父致我者。」

余又問曰：「然則書中所言，與女子過訪不相涉耶？」

莊湜曰：「彼女過訪，實出吾意料之外。君言之，我始知之。」

余又問曰：「如彼日子未外出，亦願見彼女子否？」

莊湜曰：『不願見之』。

余又問曰：『子何由問我有無老人來過？彼老人，何人也？』

莊湜曰：『恐吾叔父來遊，不相植耳』。

亡何，秋老初冬，莊湜束裝歸去。余以腸病復發，淹留湖上，或觀賽，或垂釣，或吸呂宋烟，用已吾疾，實則腸疾固難已也。

他日，更來一女子，問莊湜在否？

余曰：『早已歸去』。

余且答且細瞻之，則容光靡盬，丰韻娟逸，正盈盈十五之年也。女聞莊湜已歸，卽惘惘乘軒去。余沉吟歎曰：『前後訪莊湜者兩人，均麗絕人寰者也。今姑不問二人與莊湜何等緣分；然二人均以不遇莊湜，憂形於色，則莊湜必爲兩者之意中人，無疑矣。但不知莊湜心在阿誰邊耳！』

又思：莊湜曾言不願見前之女子。今日使莊湜在者，願見之乎？抑不願見之乎？吾今無從而窺莊湜也。夫天下最難解決之事，唯情耳。莊湜有深掩淚時，余心知此子必爲情所累，特其情史，未之前聞。余又深信莊湜心無二色。昔人有言：『一絲既定，萬死不更』。莊湜有焉。探聞莊湜者，竟有二美，則莊湜之不幸，可想而知。哀哉！恐吾身

友，不復永年。故余更曰：

天下女子，皆禍水也！

半月，余亦歸滬。行裝甫卸，即訪莊湜。其婦云：「湜日來忽發熱症，現往法國醫院」。

余馳院視之。莊湜臥，余執余手，不言亦不笑。余問之曰：「子病略愈否？」

莊湜但點首而已，余撫其額，熱度亦不高。余此時更不能以第二女訪問之事告之，故余亦無言，默坐室內，可半句鐘，見莊湜閉睫而臥。適醫者入，余低聲以病狀問醫者。醫者謂其病症甚輕，惟神經受傷頗重，并囑余不必與談往事。醫者既行，余出表視之，已八句鐘又十分矣。余視莊湜仍貼然而睡，起立欲歸。方咨扉，莊湜忽張目向余曰：「且勿遽行！正欲與君作長談也」。

余曰：「子宜靜臥，吾明晨再至」。

莊湜曰：「吾事須今夕告君。君請坐，吾得對君吐吾衷曲，較藥石爲有效驗。吾見君時，心緒已留。更有一事：吾今日適接杜靈芳之簡，約於九句鐘來院。吾向醫者言明，醫者已許吾談至十句鐘爲止。此子君曾於湖上見之，於吾爲第一見，故吾求君陪我；或吾辭有不達意者，君須助我。君爲吾至親愛之友，此子亦爲吾至親愛之友。願此子向

未謀面，今夕相逢，得君一證吾心迹，一證彼爲德容俱備之人；異日或能爲我求於叔父，於事滋佳」。

莊湜且言且振作其精神，不似帶病之人，余心始釋。然余思今夕處此境地，實生平所未經。蓋男女慕戀，憔悴哀痛而外無可言，吾何能於其間置一詞哉？繼念，莊湜今以一片真誠求我，我何忍却之？余復默坐。

少間，女郎已至，駐足室外，莊湜略起，肅之入，余鞠躬與之爲禮。莊湜肅然言曰：「吾心慕君，爲日非淺。今日始親芳範，幸何如也」。

此際女郎變頰爲酡，羞赧不知所對。莊湜復曰：「在座者，卽吾友曼殊君，性至仁愛，幸勿以禮防爲隔也」。

女始低聲應曰：「知之」。

莊湜曰：「吾無時不神馳左右。無如事多乖忤，前此累次不願見君者，實不得已。」未審令兄亦嘗有書傳達此意否？」

女復應曰：「知之」。

莊湜曰：「余遊西湖之日，接叔父書，謂聞人言，君受聘於林姓，親迎有日，然歎」

女容色慘沮，而頓聲答曰：『非也』。

莊湜曰：『如此事果確者，君將何以……？』

語未畢，女截斷言曰：『碧海青天，矢死不易吾初心也！』

莊湜心爲摧折，不復言者久之。

女忽問曰：『妾中秋侍家母之錢塘觀潮，令叔已知之耶？』

莊湜曰：『或知之也。』

女曰：『妾湖上訪君未遇，令叔亦知之耶？』

莊湜曰：『惟吾與曼殊君知之耳。』

女曰：『令叔今去通州，何日歸耶？』

莊湜曰：『不知』。

女郎至此，欲問而止。繼曰：『而嗚呼問曰：『君與蓮佩女士曾見面否？與妾同鄉同塾，其人柔淑堪嘉也』。』

莊湜曰：『吾居青島時，曾三次見之，均吾嬖紹介』。

女曰：『君偕曼殊君湖遊所在，是報告我者。彼今亦在武林，未與湖上相遇耶？』
莊湜曰：『且未聞之』。

鼎際余始得向莊湜插一言曰：『子行後，果有女子來訪』。

女驚問余曰：『請問先生，得毋密髮虛髻，亭亭玉立者歟？』

余曰：『是矣。』

莊湜聞言，淚盈其睫。女郎蹶然就榻，執莊湜之手然泣曰：『君知妾，妾亦知君。

』言次，自拔玉簪授莊湜曰：『天不從人願者，碎之可爾！』

余心良不忍聽此女作不祥之語。余視表此時剛十句鐘矣，余乃勸女郎早歸，婢往湜安歇。女郎默默與余握手，遂凄然而別。嗟乎，此吾友莊湜與靈芳會晤之始，亦即會晤之終也！

●余既別莊湜，靈芳二人而歸，輾轉思維，終不得二子真相。莊湜接其叔書，謂靈芳將結褵他姓，則心神騷擾，吾親證之；是莊湜愛靈芳真也。余復思靈芳與莊湜晉接時，雖寥寥數語，然吾窺伺此女有無限情波，實在此寥寥數語之外。余又忽憶彼與余握別之際，其手熱度頗高，此證靈芳之愛莊湜亦真也。據二子答問之言推之，事成爲其叔中梗。耳莊湜云：『蓮佩凡三遇，均其嫡氏引見，則蓮佩必爲其叔嫡所當意之人。靈芳聞我，「密髮虛髻，亭亭玉立」；此八字者，舍湖上第二次探問莊湜之女郎而外，吾固不能遽作答辭也。然則所謂蓮佩女士者，余亦審識春風之面矣！第未審莊湜亦愛蓮佩如愛靈

芳否？蓮佩亦愛莊湜如靈芳否。既而余愈思愈見無謂，須知此乃莊湜之情關玉局，並非屬我之事也；又奚可以我之理想，漫測他人情態哉？余乃解衣而睡，遂入夢境。顧夢境之事，似與真境無有差別。但以我私心而論夢境之味，實長於真境滋多，今茲請言吾夢：

夢僭莊湜，靈芳，蓮佩三子，從錦帶橋泛棹裏湖，見四圍荷葉，已殘破不堪，猶自戰風不已。時或瀉其淚珠，一似哀訴造物；余憐而顧之，有一葉搖其首而對余曰：「吾非乞憐於爾，爾何不思之甚也？」

將至西泠橋下，靈芳指水邊語蓮佩曰：「此數片小花，作金魚紅色者，亦楚楚可人。先吾親見之而開，今吾復親見之而謝，此何花也？」

蓮佩曰：「吾未識之，非蘋花耶？」

莊湜轉以問余，余曰：「此與蘋同種而異類，俗名「鬼燈籠」，可爲藥料者也。」

言時，已過西泠橋，靈芳，蓮佩忽同聲歌曰：「同攜女伴踏青去，不上道傍蘇小墳。」

俄而歌聲已杳，余獨臥胡床之上，窗外晨曦在樹，曉風新夢，令人惘然。

余飯後，復至醫院，以紫白相間之花十一當贈莊湜。莊湜靜臥榻上，昨夕之事，余

蘇曼殊小說集 碎篇記

一二

不欲重提婁字，乃絮論湖上之游，明知此於莊湜爲不入耳之言，然余不得不如是也。余見昨夕女所遺簪，猶在枕畔，因謂莊湜曰：「此物子好自藏之」。

莊湜聽語微視，則搖其首。余爲出其裏之置枕下。

已而莊湜同余曰：「吾婦晨朝來言，吾婦將歸，與吾同居別業」。

余曰：「令吾等幾何？」

莊湜曰：「六十一。」繼曰：「吾叔屢次阻吾與靈芳相見，吾至今仍不審其所以然；然吾心愛靈芳，正如愛吾叔也」。

余顧問曰：「靈芳之兄何人也？」

莊湜曰：「吾同學，而肝胆照人者也」。

余曰：「彼今何在？」

曰：「瑞士」。

余曰：「有書至否？」

曰：「有，書皆爲我與靈之事者」。

余曰：「云何？」

曰：「勸我邀求阿嬌，早訂婚約。但吾婦之意，則在蓮佩」。

余曰：「蓮佩何如人耶？」

曰：「彼爲吾婦外甥，幼工刺繡，兼通經史，吾婦至愛之。」

余卽接曰：「子亦愛之如愛靈芳耶？」

莊湜微歎而答曰：「吾亦愛之如吾婦也。」

余曰：「然則二美并愛之矣。」

莊湜復歎曰：「君想『弱水三千』之義，當識吾心。」

余曰：「今問子，心所先屬者阿誰？」

曰：「靈芳？」

余曰：「子先觀面者爲蓮佩，而先屬意者乃靈芳，其故可得聞歟？」

曰：「前者吾遊京師，正袁氏欲帝之日。某要人者，吾故人也，一日，招我於其私宅。酒闌，出文書一紙，囑余譯以法文。余受而讀之，乃通告列國文件，盛載各省勸進文中之警句，以證天下歸心袁氏。余以此類文句，譯成國外之語，均虛妄怪誕，諛諛便辟之辭，非余之所能勝任也，於茲敬謝不敏。某要人曰：「子不譯之，可；今但懸子聯名於此，願耶？」余曰：「余非外交官，又非元老，何貴暑區區不肖之名？」遂與某要人別。三日，有巡警提余至一處，余始知被羈押。時杜靈運爲某院祕書，聞吾爲某人所陷，

，鼎力爲余解免。事後棄職，周遊大地，今歸瑞士。靈運弱冠失父，偕靈芳遊學羅馬四年，兄妹俱有令名者也。當余新歸海上，偕靈運卜居湧泉路，肥馬輕裘與共。靈運將行，余與之同傭一小影，爲他日相逢之券，積日靈運微示其賢妹之情，拊余肩而問曰：「亦有意乎？」余感激幾於泣下。其時吾心許之，而未作答詞焉。吾思三日，乃將靈運之言聞於叔孀，叔孀都不贊一辭，吾亦置之不問，一日，靈運別余，蕭然自去。靈運情義，余無時不深念之；顧未見其妹之面，而吾寸心注定，萬劫不能移也」。

余曰：「子既愛之，而不願見之，是又何故？」

莊湜曰：「始吾不敢違叔父之命也」。

余曰：「佳哉，爲人子姪，固當如是。今吾思令叔之所以不欲子與靈芳相見者，亦以子天真誠篤，一經女子眼光所攝，萬無獲免。此正令叔慈愛之心所自，非猜薄靈芳明矣。吾今復有一言進子，以常理度之，令叔孀必爲子安排妥當；子雖初心不轉，而蓮佩必終屬子。子若能急反其所爲，收其嚮靈芳之心，移向蓮佩，則此情場，易作歸宿；而靈芳亦必有諒子之一日。不然者，異日或有無窮悲慨。子雖入山，悔將何及？」

余言至此，莊湜面色頓白，身顫如冒寒，余頗悔失言，然而爲莊湜計，舍此再約他言可進。余待莊湜神息少靖，乃去。